

非洲恐怖組織特徵

◆ 調查局國際事務處前專門委員 — 陳能鏡

蓋達與伊斯蘭國競相在非洲發展組織，創造了當地特有的反恐情勢，為今日全球恐攻威脅的根源。

（Photo Credit: US Africa Command, https://flic.kr/p/2fqRTdW）

蓋達組織早已插旗非洲

非洲大陸種族多如天上繁星，且各有其獨用的語言，最是容易涵養分離主義及推動獨立運動之地；加之上世紀 70 年代，中東海灣國家在非洲各城鎮與村莊廣設清真寺，並選派激進教長前往講道，同時在國內各大學開設阿拉伯文研習班或廣設獎學金，吸引眾多非洲穆斯林學生前往留學，成功在非洲散播激進伊斯蘭薩拉菲聖戰教義（Salafi-Jihadi Islamism）。另一方面，非洲國家早前身受帝國殖民主義之苦，獨立後又普遍政府治理失能、官員貪汙腐化、社會充斥不公不義，許多少數民族在政治、經濟及社會上，都有很嚴重的被壓迫與被剝奪感，反政府叛亂團體或宗教暴力組織到處可見，無疑是恐怖主義滋生的理想環境。

1989 年 2 月，蘇聯最後一批軍隊撤出阿富汗，阿國境內的部分非洲外國自由聖戰士（Al-Mujahideen）返回母國，宣揚極端保守的伊斯蘭薩拉菲聖戰教義，以及傳授在阿富汗習得的作戰技能與經驗，到了 1998 年，蓋達組織戰士與細胞網絡，已能成功發動美國駐坦尚尼亞及肯亞 2 使館爆炸案。2001 年「911 恐攻事件」後，美國揮軍進占阿富汗，賓拉登（Osama Ben Ladin）只能藏匿阿國西北邊陲之地，蓋達組織在非洲發展受挫，但仍能將非洲區域





1998 年，蓋達組織戰士發動美國駐坦尚尼亞（左）及肯亞（右）2 使館爆炸案。（Photo Credit: Rewards for Justice, https://rewardsforjustice.net/rewards/bombing-of-u-s-embassies-kenya-and-tanzania-august-7-1998; FBI, https://www.fbi.gov/history/famous-cases/east-african-embassy-bombings）

或地方性的人民不滿與抱怨，納入伊斯蘭全球聖戰主義論述中，贏得武裝團體或宗教種族不滿集團的認同及效忠宣示。

2002 年在奈及利亞的返國聖戰士，成立奈及利亞塔利班（Nigerian Taliban），這個團體後來演變成博科哈蘭（Boko Haram）。[1] 此後蓋達組織在非洲的分支陸續出現，如東非的青年軍（Al-Shabaab, 2006）、西北非的西北非蓋達（AAl-Qaeda Islamic in Al-Maghreb, AQIM, 2008）、[2] 西非一神化及聖戰運動（Movement for Oneness and Jihad in West Africa, MOJWA, 2011）、伊斯蘭守護者（Ansar al-Islam, 2016）、伊斯蘭及穆斯林應援團（Jamaat Nusrat Al-Islam wal Muslimeen, JNIM, 2017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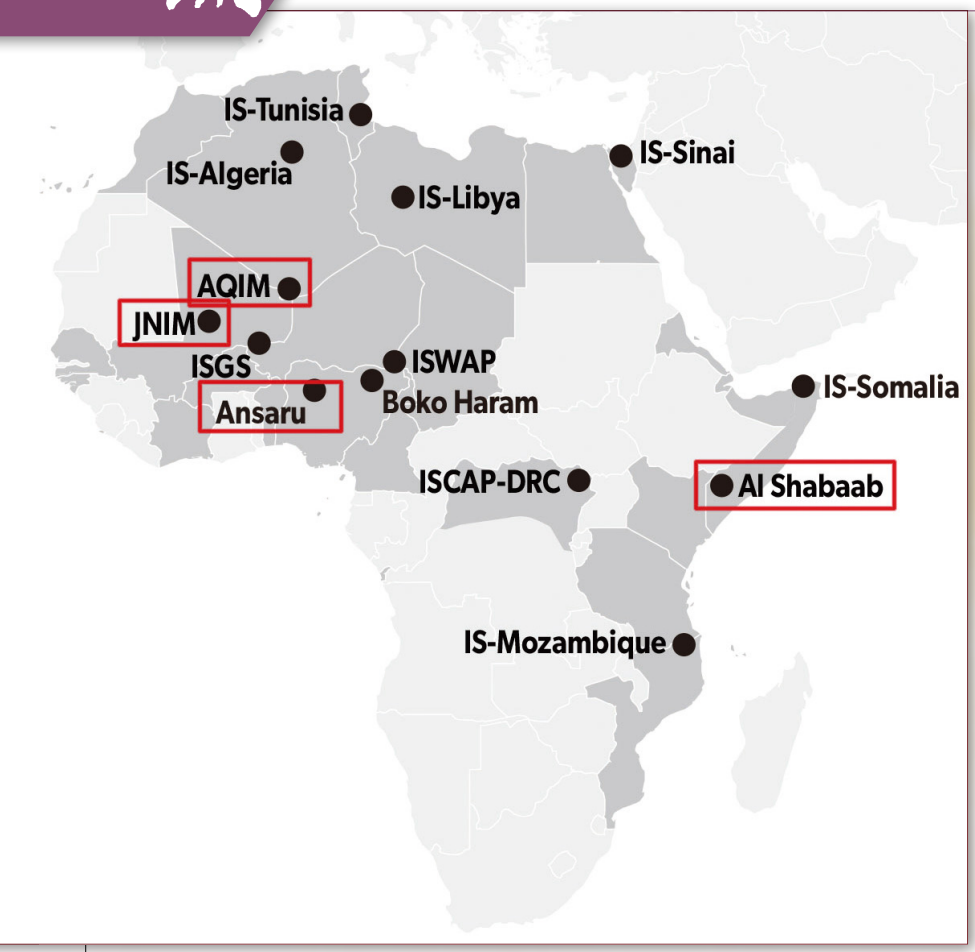
伊斯蘭國後來居上

伊斯蘭國於 2014 年開始，在非洲尋求夥伴，利用非洲特殊政治環境以發展組織，首先鎖定某叛亂團體，提供經費、武器及訓練，誘引脫離原追隨之較大組織，改向其宣誓效忠。伊斯蘭國中央利用這套標準模式，在非洲建立了 10 個分支，如西非洲伊斯蘭國（ISWAP, 2015）、中非洲伊斯蘭國（IS-DRC, IS-Mozambique, 2018）、大撒哈拉伊斯蘭國（ISGS, 2015）、西奈伊斯蘭國（IS-Sinai, 2014）等。

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專研國際恐怖主義的副教授肯吉茲（Mahmut Cengiz）指出，蓋達與伊斯蘭國近年來都加大加速擴張在非洲的影響力，但伊斯蘭國的分支明顯多

[1] Boko 豪薩語意為「一切不符伊斯蘭教義之教育」，Haram 阿拉伯語意為「被禁止的」或「有罪的」，Boko Haram 意謂，不符伊斯蘭教義之教育與讀物都是被禁止。因此，該組織之中譯名採全音譯較妥。

[2] 臺灣學者普遍譯成「伊斯蘭馬格里布蓋達組織」，但 Meghrib 阿拉伯語意為「西方地區」，指當時阿拉伯帝國最西之地，即今日西北非之利比亞、突尼西亞、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 4 國，故譯成「西北非蓋達」，較能凸顯該組織活動範圍。



蓋達與伊斯蘭國近年來都加大加速擴張在非洲的影響力，但伊斯蘭國的分支明顯多於蓋達；紅框者為蓋達分支。（Source: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, Emily Estelle Perez, https://www.aei.org/research-products/report/the-underestimated-insurgency-continued-salafi-jihadi-capabilities-and-opportunities-in-africa）

於蓋達。伊斯蘭國對於分支的掌控也較蓋達更真實且有形，分支雖有充分自主權，但伊斯蘭國中央仍掌控人員調動、分支領袖指派、訓練辦理、戰術分享、資金與武器支援、攻擊行動籌劃及傳播媒體分發等。

非洲恐怖組織特徵

一、蓋達組織 vs 伊斯蘭國

蓋達組織與伊斯蘭國在全球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權競爭激烈，但其在非洲分支卻是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如大撒哈拉伊斯蘭國可經由西非一神化與聖戰運動組織，而溯源至蓋達分支西北非蓋達；又如伊斯蘭與穆斯林應援團，併西北非蓋達在撒哈拉分支而成立，但 2 個組織有時能暫時放下意識形態的分歧，找尋共同的目標，推動短暫的戰術聯盟，偕同發動攻擊，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夏季，至少有 5 次合作進行聯合攻擊行動。

薩赫爾地區原由蓋達組織掌控，蓋達分支伊斯蘭與穆斯林應援團（JNIM）2017 年成立時，整體武力要比早前成立的大撒哈拉伊斯蘭國（ISGS）強大，但為了「建國」大業，JNIM 與 ISGS 分享招募與通訊設施，甚至共同合作發動恐怖攻擊。但 ISGS 於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間，連續發動對尼日、馬利及布吉納法索 3 國軍隊營區的攻擊，在宣傳影片中，特別讚揚向 ISGS 投誠的 JNIM 成員的表現，有意強調 ISGS 要比 JNIM 強大。此外，當 ISGS 越來越強大時，其活動範圍與紮營場地常會與 JNIM 重疊，JNIM 為了擺脫劣勢或呈現真相，已斷絕與 ISGS 的合作，雙方暴力衝突時有所聞，ISGS 甚至於 2020 年 5 月以汽車炸彈攻擊 JNIM，兩者全面衝突一觸即發。

二、恐怖組織 vs 叛亂團體

薩赫爾地區內恐怖組織、少數民族叛亂團體及犯罪集團 3 者間，有時勾連合作，

有時互打，有時合流，甚至共同完成某一行動任務，**不易完全區分界定**，特別是恐怖組織與叛亂團體間。以伊斯蘭與穆斯林應援團為例，其成立的宗旨有三，即支援穆斯林反抗壓迫、驅逐占領薩赫爾地區之外國及建立施行伊斯蘭律法的國家，知名智庫在簡介該組織時，即稱其**為薩拉菲聖戰叛亂團體**，而其攻擊目標亦以軍人與警察為主，但也造成平民重大傷亡，2021 年共發動 138 起恐攻案，造成 351 人死亡，**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恐怖組織。另西非伊斯蘭國是薩赫爾區最致命的恐怖組織**，但這兩個恐怖組織均提供占領區內人民某種程度的保護與公共服務，在本質上仍屬叛亂團體。

依經濟與和平研究所訂定標準，若某武裝團體能有效管制與動員占有領域內之人民，以及在戰鬥中導致 1 千人以上死亡，而其中百人為自己人，則該團體可以被界定為叛亂團體。依此標準，全球恐怖組織中，只有 3% 可列為叛亂團體，包括非洲的奈及利亞博科哈蘭、青年軍、西奈伊斯蘭國、喀麥隆博科哈蘭及西非伊斯蘭國等 5 個伊斯蘭聖戰組織。

三、 恐怖分子 vs 幫派成員

薩赫爾地區犯罪活動一向猖獗，北馬利更是跨境走私網絡的主要交會點之一，走私品琳瑯滿目，有油料、香菸、毒品、武器、人口等，綁架案更是層出不窮，以



ISGS 和 JNIM 自 2020 年 4 月起即衝突不斷，圖為雙方 9 月在馬利交戰的畫面。（Photo Credit: MENASTREAM twitter, https://twitter.com/MENASTREAM/status/1306972820879151105）



綁匪會綁架當地女學生、富人、外籍旅客、記者等，除可要求龐大贖金，亦可當作交換被關押恐怖分子的籌碼，西北非蓋達自 2003 年以來，綁架贖金所得超過 1 億 1 千萬美元；圖為 2011 年在尼日遭綁架的法國人質。（圖片來源：路透社／達志影像）

馬利為例，自 2017 年至 2021 年 8 月，共發生 935 起綁架案，2021 年前 8 個月則高達 318 案。綁匪除綁架當地女學生、富有人家外，也綁架外籍旅客、記者等，目的除了要求龐大贖金，亦可當作交換被關押恐怖分子的籌碼，西北非蓋達自 2003 年以來，綁架贖金所得超過 1 億 1 千萬美元。犯罪集團走私槍械，恐怖組織從旁協助或提供保護，容易取得購買武器管道；另一方面，**恐怖分子有時又會保護村民，使其免於盜匪的搶奪財物，進而贏得民心**，有利於恐怖組織的人員招募與忠誠維護。

薩赫爾地區恐怖組織另一特徵是「盜匪行為聖戰化」（jihadization of banditry），即幫派組織利用宗教合理化犯罪活動，紛紛加入蓋達分支或伊斯蘭國分支，此亦是這些恐怖組織越來越暴力的原因之一。

四、軍事政變 vs 恐怖攻擊

馬利曾被譽為非洲民主發展典範，但 2012 年至 2021 年間共發生 3 起軍事政變，理由都是前政府未能妥善應對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叛亂；鄰國布吉納法索自 2014 年起，發生 4 起軍事政變，理由亦是政府無法有效處理伊斯蘭武裝分子的暴力活動，另一個相似點是，其中 5 位政變領袖都是曾在美國接受訓練的「美國門徒」（American protégé），此不禁令人懷疑，美國為了自身利益，鼓動其門徒製造不安與混亂，企圖竊取在非洲的資源。此外，這些接受西



馬利在 2021 年間發生了兩次軍事政變，政變領袖阿西米·戈伊塔（右）成為現任臨時總統，曾受過美、法、德培訓，並有在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工作的經驗。（Photo Credit: The Organization for World Peace, https://theowp.org/pressure-mounts-on-mali-after-military-coup; VOA）

方訓練的軍事菁英反而是政變的幕後操盤手，他們製造權力真空，致反恐政策無法有效延續，傷害國家及國際的反恐努力，有利伊斯蘭激進主義者擴張控制區域及發動恐怖攻擊。

軍政府不但無法給人民帶來更安全的環境，且軍事政變後平民傷亡人數還急速上升，更甚者，2022 年 3 月，馬利政府軍及俄羅斯傭兵為搜捕伊斯蘭聖戰領袖，曾殺死 5 百餘名平民。非洲部分國家領袖不諱言指出，在反恐戰爭中，馬利民選文人政府明顯優於軍政府。

非洲反恐情勢只會惡化

全球恐攻案及死亡人數於 2014 年達到高峰，之後逐年下降，2021 年與 2014 年相較，恐攻案件數降比為 61%，死亡人數降比為 78%，**撒哈拉以南非洲為當今全球反恐情勢唯一惡化區域，探其根源，首推政府貪瀆盛行**，外國反恐金援落入政客手中，政府軍設備不良、人員訓練不足，明顯落後恐怖分子，防恐與打恐只能借重外力，但非洲人民對歐洲殖民政府剝奪人權、竊取資源及武力鎮壓獨立運動記憶猶在，對美、英、法等國反恐援助充滿不信任感。

非洲大陸叛亂團體與犯罪集團，見蓋達與伊斯蘭國在民間享有高知名度與接受度，若在它們的旗幟下，發動攻擊或執行犯罪，可以爭取人民的支持或增加資源獲取管道，於是紛紛加入蓋達或伊斯蘭國。美軍駐非洲指揮官唐森德（Gen. Stephen Townsend）坦言，**西方、國際及非洲國家近期的反恐努力徒勞無功，伊斯蘭國與蓋達在非洲的擴張只進不退**，其分支數目只會增加，不會減少。簡言之，非洲整體反恐情勢將日趨惡化，非洲聖戰激進主義將帶來全球性的威脅。